

四乡农民赶集的日子，镇上这条小街两旁摆满了担子和箩筐，红薯、干红枣、板栗、引火的松油柴、新鲜香菇，带泥的藕、细白的粉丝、一捆捆的叶子和一条条的笋干，还在蹦跳的鱼虾、一串串的麻鞋、竹椅子、水舀子、妇人、小儿、青壮年汉子和老头儿，吆喝招呼，讨价还价，要不要？不要拉倒！拉拉扯扯的，调笑吵架，这山乡小镇要不搞革命倒还有日子可过。

从地区首府不久前下放来的陆书记，一帮子公社干部有前面开道的，有的后面跟着，如同陪首长视察，叫他迎面碰上了。被乡里人叫做陆书记的这位本地打游击出身老革命，官运不通，从省城历次运动一层一层打下来，竟回了家乡，也算是干部下放，乡里这些地头蛇把他奉若神明，自然不用下田劳动。

“陆书记，”他也恭恭敬敬叫了一声这山乡的大王。

“是不是从北京来的？”陆书记显然知道有他这么个人。

“是的，来了年把了。”他点点头。

“习惯不习惯？”陆书记又问，站住了，瘦高的个子，有点佝偻。

“很好，我就是南方人，这山水风景宜人，出产又丰富。”他想赞美一句世外桃源，但即刻打住了。

“通常倒是饿不死人，”陈书记说。

他听出了话里有话，想必是下放到这乡里来也满腹牢骚。

“舍不得走啦，请陆书记今后多加关照！”

他这话说得仿佛就是投靠陆书记来的，他也确实要找个靠山，又恭敬点个头，刚要离开，不料这陆书记即刻就关照了，说：“跟我一起走走！”

他便跟随在后。陆停了一步，同他并排，继续和他说话，不再理会七嘴八舌的那些公社干部，显然是对他特殊的恩惠。同陆走到了这小街尽头，两旁店面和人家门前投来的笑脸，招呼接连不断，他也就明白得到了陆书记的青睐，在这镇上人们眼中的地位随即也变了。

“去看看你村里住的地方！”

这也不是命令，而是陆对他更大的关照。陆对跟随的干部们摆摆手，都遣散了。

他在田埂上领路，进村边他那屋。陆在桌前坐下，他刚泡上茶，小儿们来了。他要去关房门，陆又摆摆手说：“不用，不用。”

这消息立即传遍全村。不一会，村里人和村干部都从他门前过往不息，陆书记陆书记叫个不停，陆头似点非点，微微回应，拿起杯子吹了吹飘浮在面上的茶叶，喝起茶来。

这世上还就有好人，或者说人心本不坏；或者说这陆书记见过大世面，对人世了解透彻；或者说陆也生不逢时，也出于孤独，需要个能谈话的人，便对他施以慈悲，也缓解自己的寂寞。

陆碰都没碰他桌上的马列的书，明白这障眼术，起身时说：“有什么事，尽管来找我。”

他送到田埂上，望着那干瘦有点佝偻的背影，脚力却很健，并不像上了年纪的人。就这样他得到了这山大王的关照，可当时还并不很明白陆到他这屋里坐一坐的来意。

一天夜里，他在桌前正写得忘神，突然门外有人喊他，令他一惊。他立刻起身，赶紧把纸张塞进床上的草垫子里，开了门。

“还没睡吧？陆书记找你去革委会喝酒呢！”

是公社的一名干事，传了个话，转身就走了，他这才放了心。

公社革委会在小镇临河石头砌的堤岸上，一个有望楼的青砖大院，早年豪绅的宅子。这宅子的主人斗地主分田地那时枪毙了，乡政府接了过来，尔后又变成人民公社所在地，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也照例在此办公。院子和正屋大堂到处是人，屋里浓烈的烟叶子和人的汗味混杂，他想不到夜里还这么热闹。

尽里的一间房，新上任的革委会刘主任还有公社管民兵武装的老陶关上门，在陪陆书记喝酒，陆叫他也坐到桌边。桌上一包花生米，摊在包来的报纸上，还有碗油煎的细条小鱼和一碟子豆腐干，大概都是公社的干部家端来的。几位陪酒的酒盅沾个嘴边便放下了，做做样子并不真喝。一个背步枪的农村后生推门探头，向屋里的人鞠个躬，枪筒便卡在门框上。

“谁叫你带枪的？”管民兵的老陶没好气问。

“不是叫紧急集合吗？”

“紧急集合归紧急集合，没说是武装行动！”

这后生也弄不懂有好大的区别，辩解道：“怎么办呢？大队民兵的枪都带来啦……”

“别背根枪到外乱晃！都搁到武装部办公室里去，在院子里待命！”

他这才知道全县的民兵午夜十二点钟要统一行动，从县城到各村镇，突击“大监听，大搜查”，县革委会下达的紧急命令。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五类分子家是重点监听的对象，发现异常动静立即搜查。将近午夜，革委会刘主任和管武装的老陶到院子里去了，先讲了一番阶级斗争的动向，再交代任务。随后，民兵一队队出发了，院里安静下来。近处的狗先叫，远处的狗逐渐回应。

陆脱了鞋，盘起腿，坐在木板床上，问起他家的情况，他只是说他父亲也下农村了，自杀未遂的事没谈。他还讲有个表伯父，也打过游击，此时他还不知他这老革命前辈感冒刚住进军医院，打了一针，几个小时便一命呜呼。他当然也说到此地人生地疏，多谢陆书记这般关照。陆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这镇上的小学校要重新开学了，改成初中，总还要识点字，学点常识嘛，你就到学校来教教书吧！”

陆还说小时候家里穷，要不是村里的私塾老先生好心免费收了他，读了点书，受用至今。

两、三个钟点过去了，院子里和外间又开始响动，民兵们带的战果陆续回来了。反革命没抓到，但搜查到五类分子家里窝藏的一些现金和粮票，还捉来了一对通奸的。男的是镇上手工业合作社的铁匠，女的是中药铺子歪嘴的老婆，她男人明明去县城了，屋里黑灯瞎火的还扑腾，捉奸的民兵们说，贴住窗户足足听了好一阵子，说起来就格格直笑。

“人呢？”老陶在外间问。

“都蹲在院里呢。”

“穿衣服没有?”

“那婆娘穿上啦，铁匠还光身子呢。”

“叫他套上裤子!”

“裤叉是有的啦!褂子还来不及穿，不是叫现场活捉?要不都不认的啦!”

陆在里间发话了：“叫他们写个检查，把人放了!”

不一会，还是那民兵声音，在外屋高声喊：“报告陆书记，他说他不会写字!”

“听他说的!按个手印!”这又是武装部老陶的声音。

“睡觉去吧，”陆对他说，穿上鞋，同他一起从里间出来，又对老陶说：“这种事管不过来的，由他们去了!”

到了院子里，那女人低头缩在墙根下，光个上身铁匠爬在地上对陆直磕头，连连说：“陆书记，可是恩人呀，一辈子忘不了的恩人呀!”

“都回去吧，别丢人现眼了!以后别再犯啦!”

陆说完，便同他出了院子。

天还没亮，空气潮湿，露水很重。这陆书记恩大如山，也给了他一条出路，他想，要只是这山大王的天下，倒还有日子可过。

从此，他走在镇上的这条小街上，碰上的公社干部，连派出所那名警察都有招呼可打，拍个肩膀或是彼此递根烟。随后开办中学，把小学没读完的那些大孩子招来，再上两年学，算是初中班，他也从村里搬进镇子边上闲了几年的小学校里，乡里人都称他老师，对他来历的打探和嫌疑似乎就此消失了。